

在上帝背后

齐格蒙·莫里兹著

王淑瑛译

新文艺出版社

4464



在上帝背后

[匈] 齐格蒙·莫里兹著

王 淑 璞 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Szigmond Moriez

Derrière le dos de Dieu

本書根据 Editions Rieder, Paris, 1930 年法譯本轉譯

在上帝背后

〔匈〕齐格蒙·莫里兹著

王 璇 瑛 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46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6 3/8 字数 118,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定价 (6) 0.50 元

原 序

这一本第一次譯成法文的小說，作者是齐格蒙·莫里茲，他是匈牙利現代文壇上主要人物之一。这一种丰富多采，和起着重要作用的馬札尔①文学，在法国还未为人所知，是很覺可惜的。

几世紀来，匈牙利人民遭受着悲惨的命运，被摧殘，給扼杀，受着压迫，外交家們絲毫不了解匈牙利的实际情况，他們所簽訂的“特里阿龙条約”②並沒有給匈牙利人民結束了悲惨命运。并不單單的在政治方面，这个頑強而飽經忧患的弱小民族是遭受着孤單，同样的，匈牙利文学，尽管它有着显著的特殊性，和深厚的人道主义色彩，也还是蒙受这种命运的摧殘，叫人不胜憤慨。

很少数匈牙利作家，在外国，受到應該得到的接待。在奥国，在德国，在英国，甚至于在美国，被人喜爱和熟悉的匈牙利作家，为数也寥寥。詩人有：安德烈·亞岱；小說家有：米哈利·巴比特斯，弗利捷斯·卡蘭替，齐格蒙·莫里茲和叶諾·海尔塔。在法国只有一位匈牙利剧作家名叫費郎茲·莫拉尔的，于一九二三年，和庇托叶夫③合作，在巴黎排演百合花芭蕾舞剧中，贏得了很好的声誉。在杂志上，

我們只讀到几篇匈牙利雜記，和几首詩歌，以及兩本選集④和兩本小說⑤吧了。這些，就算最近几年来在法國所發現的和所見到的馬札爾文藝的傑作了。

知識分子們應該感謝老前輩，已經去世的萊翁·巴札爾捷得，他是這部叢書外國現代散文作家選的主腦人，他主編這套叢書一直到死。他要算法國最早的，——如果不能說是唯一的——跟別的作家們一道用興奮的熱情和無比的堅信來發掘和鉅研匈牙利文學中反映出的悲苦情緒：一種受壓迫的弱小民族動人心弦的呼聲。我們這些渺小的介紹匈牙利文學的人，對於前輩的光輝偉業，真應該致莫大的敬意。

齊格蒙·莫里茲在匈牙利作家裏面是一位典型作者，一位出類拔萃的傑才，他能夠把馬札爾人民天賦的特別聰明，都熔合在自己身上。

他生在一八七九年，他開頭在外省搞新聞工作。一到

① 馬札爾即匈牙利民族，馬札爾語言即匈牙利語言。

② 特里阿龍是法國凡爾賽宮殿中一個偏殿。在第一次大戰後，各國在凡爾賽簽定了凡爾賽條約，繼後，又在特里阿龍殿中簽訂了有關中歐小國的條約。

③ 庇托叶夫 (Pitoëff)：俄國著名的芭蕾舞大師，曾經在巴黎演出。

④ 拉弟斯那·卡哈和馬賽爾·拉爾約二人主譯的一本近代匈牙利短篇小說選。培拉·包加尼，萊翁·巴札爾捷得，馬賽爾·拉爾約，杰高·沙尔勒斯等選譯的近代匈牙利詩選。

⑤ 小偷，塞爾弗利捷先生 作者叶諾·海爾塔；兩個囚犯作者拉攸斯·齊拉依。

他在布达佩斯安居下来，他就很快地成了那个新创刊而有地位的現代杂志西方的主要活动人物之一。这个杂志一出版，就罗致了圍繞在亞岱和米哈利·巴比特斯左右的一些匈牙利的当代名作家們。由于籠絡了这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这杂志的威望就不断地提高了，在整个中欧也占据了稳定的地位。

莫里茲的著作是丰富而又多彩的。有小說、杂記、散文、詩歌和剧本等各种不同体裁。不过，他主要的作品要算散文——小說和杂記。在法国，杂記是一种过时的文体，而在匈牙利，却正是一种最生动，最完美的文艺体裁，写的技术要迅速和紧凑，内容要充实而簡明，文字要活潑而干淨俐落。在这方面，匈牙利作家是能手，而齐格蒙·莫里茲更是无与倫比的。七个銅子（一九〇九年出版），穷人（一九一七年出版）都是他短篇小說中的精选，同时，文笔也美丽动人。

莫里茲的小說都是他的杂記的扩大品。他小說里的人物，跟他杂記里的人物一样，是一个模型里鑄出来的逼真人物，有两个突出的方面：既有馬札尔民族的特質，又有广大人民的通性：乡下人，能干，單純，直爽，可是也富有深厚的感情；破产的小土豪，身份降低了，殘酷，易感，一天到晚喝酒，醉了就抱怨上帝，抱怨命运；老迈的犹太人，貪图小利，頑固不化，可是对自己的家庭和民族却有牺牲的精神；年輕的以色列人給解放了，却沾上了上流社会的腐化惡习，揮霍浪費；局限在小城里的商人，眼光狹窄；外省的知識分子們：

法官，教員，小學教師，公証人，牧師，鄉村醫生，大家都在瘋狂地夢想京城里的享受和舒適的生活；還有一批在古老的府邸里納福的富紳們，顯官們和老爺們，半生逍遙于外國的貴族，擁有廣大土地的大地主，他們尽情支配着被剝削得一貧如洗的現代農奴的命運……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莫里茲活了二十年的早期社會里，他曾經瞻見過，接觸過，他對他們始終保持着一种最正確的，最有聲色的纏綿回憶。

莫里茲一開始便象一位畫家和觀察家似的，完成了他短小精悍的傑作：在上帝背後和污泥里的黃金（一九一〇年出版），年復一年，他的寫作技巧與時俱進。他不再遵循馬札爾自然主義派的文風，把自己局限在“生活片斷”的寫作里。逐漸地，當他關心到全社會，更惊心动魄的各種人類慘象的時候，他的作品的吸引力就更強大了。他的小說的普及面也更大了。通過他所描繪的各個人的簡單的命運，他提出了階級問題。他作品里的人物依然清晰，色彩鮮艷，情節逼真，他的畫面日益擴大，成了豪放的壁畫，明晰而平衡。在這裡，莫里茲已經不是一位無動于衷的見證人了，他代表着他那個受苦的、壯大起來的民族的一種剛醒過來的，要復仇的意識。

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最偉大的莫里茲：他的巨著永遠做個好人（一九二〇年出版），神仙樂園（一九二一年出版），失眠（一九二七年）里的主角，雖然渺小，可是富于人情味道；他們看起來好象一般的形象，而實際上却是很生動的個別例子，真情流露，從談話里，不但顯示出作者的艺术技巧，同

时也襯托出人物的社會身份，特殊的教育，個人的優缺點。莫里茲描繪人物的這種變化不羈的天才，使人物活生生地躍然紙上的一種驚人筆法，就是使他成為現代匈牙利文學上杰出人才的一個主因。

莫里茲的作品在匈牙利受到異口同聲的稱譽和迫不及待的關切，它們被譯成了各種不同的歐洲語言，這是人類的財富理應達到的成功，它保證了作者在當代的名作家中取得一席叫人稱羨的地位。齊格蒙·莫里茲，這位具有馬札爾文學的特殊風格和享有世界聲譽的大作家，只缺少法國群眾對他的好評和崇高的鑑定了。

這個譯本，雖然還有未盡善的地方，可是對原文是忠實的。譯者的工作往往是徒勞無功，而且困難重重，難以解決的問題是常常要碰上的。匈牙利語，源出亞洲語根，辭意繁雜，而帶象征味，拿這種語言寫成的作品要翻譯成一種富有分析性、明白、精確的法語是很困難的。我們試舉一個例子，如這個美麗的題名在上帝背後，譯成法語後，初看去似乎意義模糊，如果譯成：偏僻的地區，不知名的城市，也許較好。可是，在這兒，我們寧肯按照原文逐字翻譯，而不在乎意義的晦澀，這個書名會叫人讀時，聯想到一幅圖畫，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品。

我們希望，用這樣忠實而直率的譯法，來翻譯莫里茲，我們並沒有削減原著中的生動和活潑。

拉第斯那·卡哈
馬賽爾·拉爾約

我們只讀到几篇匈牙利雜記，和几首詩歌，以及兩本選集④和兩本小說⑤吧了。這些，就算最近几年来在法國所發現的和所見到的馬札爾文藝的杰作了。

知識分子們應該感謝老前輩，已經去世的萊翁·巴札爾捷得。他是這部叢書外國現代散文作家選的主腦人。他主編這套叢書一直到死。他要算法國最早的，——如果不能說是唯一的——跟別的作家們一道用興奮的熱情和无比的堅信來發掘和鉅研匈牙利文學中反映出的悲苦情緒：一種受壓迫的弱小民族動人心弦的呼聲。我們這些渺小的介紹匈牙利文學的人，對於前輩的光輝偉業，真應該致莫大的敬意。

齊格蒙·莫里茲在匈牙利作家裏面是一位典型作者，一位出類拔萃的杰才。他能夠把馬札爾人民天賦的特別聰明，都熔合在自己身上。

他生在一八七九年，他開頭在外省搞新聞工作。——到

① 馬札爾即匈牙利民族，馬札爾語即匈牙利語。

② 特里阿龍是法國凡爾賽宮殿中一個偏殿。在第一次大戰後，各國在凡爾賽簽定了凡爾賽條約，繼而，又在特里阿龍殿中簽訂了有關中歐小國的條約。

③ 皮托夫（Pisoeff）：俄國著名的芭蕾舞大師，曾經在巴黎演出。

④ 拉第斯那·卡哈和尼賽爾·拉爾約二人主譯的一本近代匈牙利短篇小說選。培拉·包加尼，萊翁·巴札爾捷得，馬塞爾·拉爾約，杰高·沙勒斯等主譯的近代匈牙利詩選。

⑤ 小偷，瑟爾弗利捷先生，作者叶諾·海爾塔；兩個囚犯作者拉彼斯·齊拉依。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以封建統治时期的匈牙利的一个小城市为背景，描写了当时的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这些知识分子庸俗、頹唐，他們不满意眼前的环境，可是却看不见光明与希望，他們不甘心这样糊塗下去，可是又缺乏改变生活的勇气。

作者刻划了三个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小学教师、助理教士和教师的侄儿。

小学教师为了想討好自己的年青的妻子，尽量設法滿足她的腐化享乐的生活。教师的侄儿虽然痛恨这样一个家庭，可是毫无法想，他也在半夜里跑到街上去找刺激，后来被他的校長发现，差一点开除学籍。

作者通过这部小說，譴責了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指責了那个借宗教的保护干下卑鄙龌龊的勾当的助理教士；作者在描画籠罩着这批人的窒悶的气氛的同时，他还預示了那些知识分子的前途必然要沒落，那样的社会必然会灭亡。

小学教师維尔斯先生正要穿过馬路，三輛大貨車攔住了他。

“唉！怎么一回事……”他自言自語地說，“連車子也來攔我！可是，我那个太太，她能上哪儿去呢？那位可憐的學士还在家里老等着呢……”

他揪了一下他那濃濃的黑色小胡子，接着，又摸摸那个相当大的鼻子。有时候，这个缺陷使他感到很不痛快，他就常常托詞說：真正的匈牙利人的祖先，都是長着这么一个鷹鉤鼻。

“趕集啦，生意好！”他高聲朝最后的那輛車子打着招呼，那儿，一个鞋匠的老婆，馬萊支基太太，高坐在釘着鉄边的大貨箱上。鞋匠們正去趕集，他們为了要在黎明时分到达，就得在早一天日暮的时候动身。

小学教师一瞧見那个鞋匠的老婆，便微微一笑，她是一个出名的能干女人。在她陈列的貨品面前，只須顧客害怕下地獄吃苦头，就不敢两手空空地离开她。她指着一双皮鞋对您說：“您正用得着这一双！”您就只好买下了，否則就要大触霉头呢！趕市場的鞋匠們都妒嫉这个惧內的馬

萊支基有这么一个老婆，因为他的貨箱老是裝得空空的，而他們的箱子呢，常常滿載而來，又滿載而歸。可是，他們一吵架，却又心安理得了：因為馬萊支基太太既愛喝酒，又愛到家，除了老馬萊支基本人以外，任何人，哪怕就是一位聖徒，也忍受不了她那種壞脾氣。

小學教師又停了一會兒，望着這些車子。他眼見伊洛斯瓦的鞋子暢銷遠邦，心中非常高興，接着，他踏着匆匆的快步穿過馬路，朝市場那方走去。

他從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煙，一边走，一邊把它在手指間轉動。後來，他用一把小刀截去了煙頭。這當兒，他望見一個年青的同事迎面走來，來人是剛派到城裏來的一個代課教師，所以他決定用不着跟他表示親密。

“親愛的巴爾多支，您過來！”他對他叫道。

那青年人果然走過來了；其實即使他不願意，他也沒法躲開；況且，這個青年人根本認為對方就不必“當着全城的人”來向他招手。因為保祿·維爾斯究竟不是他的上司，大不了是一個掛名的校長而已，那嗎他有什么權力，就象對待他的狗似的，來對待他呢？招手叫人！呸！……他把他當做什么样的人啊？

“我親愛的同事，您可有火柴嗎？”維爾斯直截了當地問。

“恐怕有的……”

年青人從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划旺了一根，湊到他同事的雪茄煙上，然後，一聲不響地打算走開去。

“瞧，瞧呀！您怎么不买一件这样的东西呢？”保祿·維爾斯一邊說，一邊掏出一只小小的鑲制的盒子。他一撥上面的小鈕子，盒蓋就自動地打開了，同時冒出一個黃色的小火焰。

“您說这个东西好不好？”維爾斯很滿意地問，他興高采烈地、接二連三地變這個戲法。他把盒蓋兒剛关上，接着又打開。“自動打火機呀！”

年青教師顯出瞧不入眼的神情，微微一笑。他覺得他很幼稚。因為他自己已經瞧見過這類的打火機了。

“我說……”維爾斯先生說，他好象猛然想起一樁事情似的——同時，用左手一把抓住同事衣襟上邊的那顆鈕子。可是，就在这當兒，他瞧見畢亞·居克太太正站在街對面的鐵器鋪門前，他就朝她敬禮：

“我向您敬禮！”她站得太遠，根本不可能聽見，所以他索性低聲說：

“我說，我親愛的同事……”他重複地說，還是抓住了年青人的鈕子不放，那年青人給他弄得面紅耳赤，禁不住心里暗想：在全城人目覩之下，這樣的侮辱將忍受到多久呢，“您可瞧見我的太太嗎？”

“他的太太關我什么事？”巴尔多支心里想；這時候，他如果能夠象一位外交家似的，把這位僅有校長名義的人很巧妙地侮辱一番，那即使不給他這趟到這兒來代課的全部酬金，他也情願。

“難道她不在您的家里么？”他找不出更好的話說，只

有这样問。

“不在。”

“这就怪啦！……”

維爾斯先生的一双黑而很小、獐鼠似的眼睛，朝四周扫射了一下之后，又掉回来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感到他說的話是不对題的了。

維爾斯不想跟他同事再說了，因为巴尔多支一开口，他就明白了，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太太的去向的。可是，他听了这句话，心神反而不安起来。他慢慢儿放开那个年青人的外衣。

忍受了这么一番屈辱之后，这位“亲爱的同事”，开始感到很舒服。“这家伙心中有鬼啊！……”他暗暗得意，自己那么巧妙地給第三者尝尝苦味，“一句无心的話可以毀坏一个最賢德的妇人。……可是，誰知道呢？也許世界上压根儿就沒有賢德的女人！”

維爾斯不知怎的，可不想往下繼續談了。他連忙把手伸向同事，仅仅跟他的手碰了一碰，就匆匆地跑开去。

“糟糕，該赶快点。我到哪儿去找我的太太？那位可憐的学士还在我家等着……这个人是什么意思？……他干嗎要說：‘这就怪啦’？……她准在我的同事德維哈利家里。錯不了，我就到那儿去……这有什么可怪？……一个女人当然可以出門的！……‘这就怪啦’！”

他心不在焉地向前走。他差一点沒有看見县長对面来。他唯恐失禮，就把帽子高举起来。可是，他举得太高了，这

可和出現在他們之間的冷淡态度不相称。他們之間的宿怨起因于学校方面的冲突。維爾斯唯恐縣長以为自己怕他。瞧，那个身材矮胖、大腹便便的縣長，好象打了胜仗似的走远去了！于是，維爾斯立刻决定，要在世界杂志上結結实实写一篇厉害的文章来揭发当时在城里这一批横行霸道的人……

香烟店女掌柜的女儿罗西嘉正靠在烟店里的窗口上。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可惜滿臉是雀斑。他猛的想起要跟她打个招呼。

“罗西嘉，你好么？”他对他旧日的学生說。她呢，早就有几分自高自大，認為先給一个男人打招呼是不适当的。“你們有这样的东西么？”

“什么东西？”姑娘好奇地問。

“瞧！这个！”这当儿，自动打火机的盖子在姑娘的小小翘鼻子跟前拍的打开了。

那女孩子故意惊叫着，脑袋往后一仰，显出夸大的恐惧。

“啊！啊！您吓了我一跳！”

“什么事？”女掌柜跑过来問。

“自动打火机！太太，你們这儿沒有吧？”

教师先生很开心地掀着小銀盒的盖子。

“我們偏偏有！真的有！两个半克郎①一只。”

“这可絕對买不到的！”

① 克郎，匈牙利币名，两克郎合一个福林。

“拿給他瞧。罗西①！确确实实是一模一样的！”

罗西嘉拿出两只打火机，递給他。他惊得目瞪口呆，拿过来細細地瞧。

“果然，”他說，“完全一样！完全一样！”

“两个半克郎。”

“噫呀！我上当了！”

“您花了多少錢，老师？”罗西嘉冒失地問。

“我真不好意思說出来。我真不好意思說出来：我花了五个克郎。”

“天呀！这怎么可能呢！”

女掌櫃和她的女儿都拍了一下手掌。

“这准是一个小販子……”女商人說。

“唉！現在，得了，得了……你們沒有瞧見我的太太嗎？”

“沒有。”女商人迟疑地說。“罗西，我們沒有瞧見她，对不对？”

“从中午起，我都一直在这儿，我的确沒有瞧見她……”

“那么，再会吧，”維尔斯先生說，一边交还打火机……

“不管怎么，卖这种玩意儿給我，就欺騙了我。算了吧！我不把它放在心上！……我的太太一定在德維哈利的家里，我就找她去。”

“那是很可能的。可是，她一定沒有走过这儿。也許，

① 罗西即罗西嘉的爱称。

她抄了小路……”

他手里拿着打火机，又穿过街去。理发店里一个主顾也没有，理发师白启尼脸儿刮得光光——出现在漂亮的帘子后面。

“老师，您好？您不进来吗？”

小学教师用手摸摸他那多刺的下巴，每个礼拜天早晨，他总是自己刮胡子的。

“我不进来了……”他说。“不过，你瞧，真气人！我买了一只打火机……”

他发现他的雪茄烟已经完全熄掉了。他就把它从嘴角里拔出来，放在口袋里。

“我上了当！”

“怎么会呢？”理发师说，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生意人，而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邻居了。

“这是我花了五克郎买来的，可是，就在这儿香烟店里，只卖两个半克郎一只。”

“混蛋！这行为真卑鄙呀！”理发师叫喊起来。

老实说，他才压根儿不会怜悯教师啦，因为的确是，在做人的行为上，很难把“商人”和“邻居”分别开来。小学教师每两个月才理发一次，每次只付三十五或者四十个克罗采^①。这可值不得人怜悯的，可是他又不得不去怜悯他，原来在他居住的高德街上，近来又开张了一家新理发店，理发

^① 克罗采，匈牙利一种辅币名。